

异闻总录

第一函
第一册

宋 閔名

大觀中京師驛官耿愚買一侍婢名燕而燕除羊矣嘗
立於門外以是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
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其家時其母死
旣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以爲盜所發
不見屍還家携兒謁燕氏之門燕氏真厥
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
呼使前與劍別意戀不忍去燕氏曰吾夫小者

吾子也。嗟其之心，詬責之曰：「汝時汝本無
夫，有突而加，憎可驗，何敢？」
然不省，遂路爲牙，
去迫於饑，
歸就食，遂鬻以佐，
夫不暇究始末，命夫
以餘直，
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
，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

外史補

八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排

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貌烈
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
寢未幾得疾同舍上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
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
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
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
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
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恠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紹興六年餘于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
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
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蔽極
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
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
闔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
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
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

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
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
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
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
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
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
顯言雖數十里外出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
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

所益比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
久人神異路懼不敢媒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
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
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
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譎如初饒翁

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子豈癡兒
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
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武昌李王傳夢就逮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

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
足墮水死非推也王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
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
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
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
爲兩椎剝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
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七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
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

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
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佈張老鬼子慨
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
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
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
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
諸人使爾夜佈我笑曰奉闡王牒追君張老索牒
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
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

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
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
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
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
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
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
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
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滾滾可聽又嘗爲

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
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
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恠神
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荅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
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
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處
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
方追懼毛髮爲灑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
白晝一來雖同喙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

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賈名
調字

虞
仲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
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
脩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
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

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

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

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即詣謁
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
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
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幘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
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
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
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呪
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
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合曰會稽之東下

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
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
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所轉溺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灾害
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為汝宣說
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
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
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
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

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
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其君千里遠相離

遂去不復見

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
儀曹解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
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
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
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
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

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閹卒曰二十年
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
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戾矣

江鳴
玉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

潁之官從行

老兵張朝爲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
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
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爲樂
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謔語極憂之緊
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旦

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
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
落鬼手中矣

閣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
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
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僂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
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卽注也將升
階一老叟着白袍鬚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
此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

未曾請動設死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
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
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
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
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
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恠惡
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曠歷淇源石村何衝諸里每
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恠黨

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
入趨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日劉氏子
出恠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卽仆地
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
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
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
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
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恠相視窘懼
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

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淄州人田穀侄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

於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
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
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婚姻必欲與
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
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爲非今
媿過旣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
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
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
盡悚俄頃間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

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
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
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
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父灑淚曰我無大罪惡不
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
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
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祔
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塚次方寒雨淒零松風
蒼響皆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是野恠

異聞錄
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
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
氏還家又來請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
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
爲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
狀如之爲可恠也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纈帛爲生
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筆責徑竄逸他處
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真爲

死矣會中无孟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
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
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
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蕭蕭數入探而出之
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
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
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
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

忽乘夜攬衣求其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
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褥間餘血凝迹亦
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
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
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
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
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
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恠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荅間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卽主僧宿焉且詢其恠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

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王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

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
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
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
程畜生何足慕入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恠始
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
半夜村中聞數日十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
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恠而凝寒陰翳咫尺
莫辨有膽者開口以諦視畧無所覩明日雪深尺餘

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
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
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
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
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照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

庠後圃有亭亭素多出不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

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冥琴於亭暮請鼓之諸

人憑几以待張諾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
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卧摸之自頂
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
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
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旦訪其父母云
半年病如癆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取歸服重
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
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嫗早行旦起捕

藥姬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姬曰爾候於此
林月中顧姬入一塚而沒恠之登廟亭樓閉戶窺
隙隙見姬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
罵曰三年爲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
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詣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
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
不見同行出門戶扃鑰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
欲聞官士平同鄉儒士李蒼山送歸士平云中夜

恍惚聞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縫至過渡處方憶特來拜廟日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拽之以渡士平力搖以回始覺爲祟遂誦玄帝呪拽之遍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呪何誤兩字士平但誦呪不輟未幾聞鍾聲三人方散去

咸淳年間傳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鏤漆盤盛糖餅二枚供過慇懃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嘗因

吳門續錄 卷一
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產季猷恠莫
曉勤可言其故季猷誠母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
飲茶訖併盤留之堅索始與旦示主人盤下有于
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賣詢之賣餅家則
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求之境投宿敝寺
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藪乏食行
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卧僧誦偈云
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

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且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
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
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
年矣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
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
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
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
豈天假真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

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
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
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
淚滿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水壺駭
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
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酌之且成詩云王
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
月灑灑露濕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博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

知徑望火光之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
令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書
文字須防老剩買田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
一曰爲人亦拘愚意以爲旣老不須看文字得閑
何必有田園曰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
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却是到底說話子
博平生僻於禮文疏於求田聞前兩句默合於心
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按大笑寂不復見乃在
一巖石下旦方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表背

門板上晒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版仆地壓
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歿於獄

宋時淮倡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
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
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
不見明夕夫婦言之伏人江滄楚楚復歌前曲婦

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遂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
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妾推溺

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

至元丙子廬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
因食鹽梅以核寘道傍以觸體之口問曰鹹不鹹前
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
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榮村渡水方
不聞聲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
獨處市西有把賣媪常詣郭買賣釵鐙之屬媪女
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

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徻
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
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
母偶闕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
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
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
慮也女去郭遂逃往平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
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公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音
遂開場於平里坊下公聲過雲觀者如堵日數百

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
一日有鬚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
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
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
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
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
去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爲活端平年間有相
識嘗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

崇其人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倦與爾
更迭馳負如何其人曰善我先馳爾至某處爾又
馳我至某處及至某處天微白髣髴見其手上有
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置將近
王居謹執其手置於地乃一羊也其人解絛繫之
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有官錢僅有一羊欲賣
四千如何王提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
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
絛繫羊語王曰羊稍躡躑謹固勿失遂携錢之且

及歸過王惟修存焉人遂名爲王羊云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
林藪入草庵中見二士夫我冠博帶對食招彭橫
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鷄一右坐者曰酌酒於地
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寘於其所非酌之也祭饗
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
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爇居人之右取其便
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
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爇以六牲

爲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
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
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
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
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
右坐者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
明日携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
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
餚彭方悟左坐者爲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

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

建康楊二郎與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汎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音可辨一婦人稱爲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鴉鬟出探見楊二郎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湯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使爲夫婦約二年

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
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
從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
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
一館宇優樂盤餚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
道小楊伏卓帟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
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
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
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

靈故設水陸道場資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
附託耶楊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
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近少頃
卽去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至
紹興中猶存

建康黃建甫與撫州金溪曾鴻子聯姻黃性好靜每

必假寓其居傍僧舍僧每掃官房待之咸淳

間遭母喪往曾謝其來復至僧舍僧處之別室黃
謂僧薄已稍不樂是夕月明因出堦除納涼遙見

官房燈燭熒煌燕語喧嘩忽一士夫出揖曰子非黃蘗甫乎敢邀一茶黃曰忘君爲誰曰張維幾也維幾曰吾有弱息未協鳳占敢以奉枕席黃曰吾在制中安敢議此維幾曰禮法之士如虱之處褲襠襲甫達者何見之泥因延入別室強合衾焉行夫婦禮黃思衰絰之中今若此名教罪人也因惘然忽聞鳴鑼聲遂大悟爲祟所惑起帳中女牽制之不可遂出大呼其僕維幾亦出而呼曰襲甫何

故以鬼見待欲挽而留之僧起明火送至曾黃猶
見維幾者與其妻女逐來黃曰適鳴鑼者誰也衆
曰鷄鳴也黃愈悟至明曾送之歸維幾妻女相逐
黃行亦行黃止亦止他人不見也惟黃見之到家
大病祕監張淵微與黃厚來視其病未至二里間
黃曰張祕監來也已而果至問之乃張微幾告之
數月乃愈初黃在飲時其僕恠其久不至起
視官房有告之曰爾官人在此飲酒來也其僕回
先寢後詢問僧云近有客官姓張名維幾挈家寓

寺因疫病妻女俱死於官房故也

異聞總錄卷之二

宋 闕名

葛文康爲大司成日有廐卒病癩滿面瘡穢可憎以
無他使令未暇易嘗馭馬至寶籙宮止於門外葛
公入宮燒香出見其面乃瑩淨無癩驚問之卒元
不自知曰但見一道人來與我戲伸手摩面上一
耳葛細扣其狀遣從吏尋求不復見

道人劉景真爲人家作黃籙醮歸過所知中貴人家
少憇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玄裏垂脚幞頭

引小侍數十自街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每酒不祭
我且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視之皆鬼也明旦劉
數客會主人歆側事見面上傳藥問之云夜來招
數客會未竟燭臺無故歆倒正敗吾面云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
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
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
其家診脉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卽從行已至則
盡奪其貲橐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

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瓜掬地哀頓
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
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
擒捕犬卽起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
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

黨

蕭 澣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婿也僉書惠州
判官乳媪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量
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任遂去媪訝郡內

嘗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
城中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僉判廳前而止

萬曆中以淳熙十三年爲武岡守一女年十許歲
未適人驟得迷罔之疾不能說其值遇但厭厭困
悴若醉夢中師巫祈禳考攝無所不至皆弗效母
趙氏尤以爲念久而愈甚其生朝在六月至是日
彥中謂女星運殃厄或當退舍家人正聚堂上舉
酒俄一小杓從空際冉冉而下置於地衆爭往視
乃一故漆杓一瓦瓶一泥杯三果楪貯荔枝龍眼

而餅內物則穢溺也有牋紙小片書云勸六小娘子壽酒彥中不憚盡招僚吏道妖異本末曰身爲民社主顧遭淫厲翫侮如是其爲不職大矣欲上章丐辭官歸筠諸僚以爲不可乃止後十餘日轉運使林黃中劾疏下罷去代者李大聲至訪其故或言郡圃大木下舊有祠宇廢撤五十年必其作祟黃中固嘗欲建立而不成也於是卽其處作之恠乃息衡陽曹進之時以永州東安王簿攝司理親見此事及梓餅之屬云

進之說

邵武惠應廟神初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
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行謁祠下夜夢往溪南
之神宇聞歌聲聞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
障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
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
鍾宮錦纏絆也乃誦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
佳氣畫簷兩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回還岸邊樓
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艷映花光美好昇平爲誰
勳起大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壘今日香煙地衍

驚覺卽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楊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
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竒風從空隕於地長僅三
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憤如世幞頭乃肉爲
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
亦不止頃之大霆激於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
倏爾乘空而去

楊州節度推官沈君

失其名及鄉里

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

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

洲前一夕沈聞書窓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
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
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
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
墜足絰鞵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
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
氣息殢殢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
十萬郡遣人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
體水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

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樞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
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
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
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
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
之客傳其事

陳伯修爲宣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願白堂講易賓客
來聽者常十數一日講罷客退獨坐禪榻忽見朱
衣人前揖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盛

伯修異焉疑此際不應有雪又吾爲庶僚安得朱
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榱已
折禪榻壓碎無餘

資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
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
當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
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山麓巨木悉有本廟題
誌遠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
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

寃陳狀者才一二日詞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死
唯理直者色不變經宿卽蘇說入冥所見全如世
間特有生獄典與猛獸吐息氣熏炙罪囚之異
門外人每晝夜徃徃聞決槌聲二十一年郡守鄱
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大甚揭榜禁人投狀扁鑄殿
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
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
語館客揭榜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

所宜敬也後旬日方且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憇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床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

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既至不肯致謁
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
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柙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
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
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
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
中出直抵印柙處遂絕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
不敢慢

穎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

事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
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
不肯臨或告都廂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
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
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
頭爐香每將旦啓廟時有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
後神必歆荅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請
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
禱不然必悞我事繼受戒而去旣入廟憇於通天

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
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騶耳而念
常日不如此旣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殿
韓君乃荷械行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
猶焚香旣畢歸復命云如所敕韓責之曰汝卧
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
而卒辛幼安說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
貯牛藁屋中籍草而寤宵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

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
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愴惶
走衆偃亦散旣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
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羊矣乃縱虎
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
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
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
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

時鄒巫能誦解呪有神請曰爲誦解穢呪千遍當
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
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
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黍時女
晒菱於庭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
於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
遠近之人招之所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
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
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
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
喜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
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
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
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
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
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
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旣以富貴率皆驕淫貪

暴故不復顯今爾亦止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
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
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
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
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
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
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
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

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
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
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
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
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
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
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
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鐫金剛並拱手而立

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
別無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
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羹再欲
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
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
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
得免旣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
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

公羣既第進士皆執門人禮卽其所與遊者不待
言矣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
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舟相
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
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竟不能
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
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
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
時陰道公事故不任晝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

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
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藝難爲匹唯慮一捨此
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
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尚
未徃神固何爲兄可徃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
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
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
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
卧夜叉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

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
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
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
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
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
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
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憇掌人翁年八十
餘倚杖延入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
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畧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

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

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
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日擢一二悟矣乃
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
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
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
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
而不知其命者也

京兆常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衛有
飛傘玲瓏下如玉女之飾有後騎一宮監指里之

西門曰公自此去當知矣安道如其言扣戶有朱
衣吏出曰後土夫人相候已久引至一大城城西
乃黃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衛從羅立殿中微聞有
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爲匹偶引
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雙合鳳曲於是儼相引
安道入帳合卺成親夫人尚處子也翌日夫人入
願見舅姑安道二親見之驚愕舍人使安道致詞
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
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

天女視之乃天后也夫人向天后言曰乞與安遣
錢五百萬官五品而歸

賈知微寓舟洞庭因吟懷古詩云極目煙波是九嶷
吟魂愁見暮鴻肥二妃有恨君知否何事經旬去
不歸卽岳陽因賦詩曰湖平天遣草如雲偶泊巴
陵舊水濱可惜仙娥差用意張碩不是有才人俄
見蓮舟有數女郎鼓瑟而下生目送之舟通西岸
卽曾城夫人京兆君宅生趨堂見備筵饌有三女
郎一稱曾城夫人一稱湘君夫人一稱湘夫人酒

行各請吟詩生曰偶棹扁舟泛渺茫不期有幸跡
仙鄉玉堂久照星辰聚雪扇雙開日月長豈只恩
憐爲上客又容懽笑宴中堂預愁明發分飛去衣
上人聞有異香湘君曰南望蒼梧慘玉容九嶷山
色互重重須知暮雨朝雲處不獨陽臺十二峯湘
夫人曰夜唱蓮歌入洞庭採蓮人旅著青蘋長歌
一棹空歸去莫把蓮花讓主人京兆君曰一解征
鴻下蓼汀便隨仙馭返曾城傷心遠別張生去翻
得人間薄倖名詩畢二湘夫人別去京兆君邀生

吳園續金 卷一 五
止宿明日以秋羅帕裹定年丹五十粒贈生生既
受吟詩謝曰丹是曾城定年藥帕爲織女秋雲羅
勤拳致贈東行客以表相思恩愛多乃拜別去離
岸百步回視夫人宅已失矣

常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妹麗
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
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

憧憧美麗夫人金童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

二十日常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

到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
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
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儷不可得新忘故後刺
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常郎身
有妖氣此女所患自常而得以符拊子卿鞫之具
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
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
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
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

卿捶朴之其夜遂卒

異聞總錄卷之二

終